

驱走愚昧落后贫穷这些“鬼”（下）

——四川昭觉脱贫攻坚口述

口述人：子克拉格，彝族，1964年出生，四川金阳人。2012年4月至2017年2月，任昭觉县委书记。2017年2月，任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副州长、昭觉县委书记。现任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。

访谈组：黄珊 李志明 毕林丰 吴忱 刘青

日期：2024年10月22—23日、2024年12月23日

地点：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南校区474办公室、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北校区新教学楼409办公室

力推“五项革命”

总书记对彝族乡亲说，一定要驱走愚昧落后贫穷这些“鬼”。后来，很多新闻报道把这句话当作标题，因为它确实能反映我们彝族脱贫攻坚的特点。我觉得，总书记在这里是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，彝族群众过去相信世间有“鬼”，总书记用老百姓的话来打比方，给他们讲科学，把脱贫攻坚比喻成“驱鬼”，通俗易懂，老百姓更好理解。

总书记讲得很透彻，愚昧、落后、贫穷确实是凉山的突出问题，是彝族百姓身边的“鬼”。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，让百姓生活十分困苦。总书记是以打比方的方式叮嘱我们，昭觉的脱贫攻坚、凉山的脱贫攻坚，不仅要解决物质贫困问题，更要解决精神贫困问题。

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，坚持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一起抓，多措并举，彻底改变愚昧落后贫穷的面貌。其中，我们专门搞了“五项革命”，把移风易俗作为系统工程来抓。那几年，来了很多扶贫干部以及社会组织志愿者，县委、县政府要求他们把帮助村民移风易俗作为工作重点，我爱给他们讲一句话：“你们到这里来，对群众落后的生活方式就是要保持看不惯的心态，要是哪天你们看惯了，就证明你们被‘同化’了，就失去了你们的作用。”

有一句话叫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可见，改变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的。在我们这里，有些习惯就这么世代代传下来，想改变，很难。但是，如果不改变，只会更加贫穷落后，更难。

“五项革命”中，第一项就是红白事宜革命。结婚、办丧事大操大办，是大凉山腹地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习惯，特别是老人去世，动辄就要杀几十头牛，过去甚至还有杀上百头的。去世一个老人，很可能就背上沉重的债务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党和国家费尽心血，让他们增加收入，脱离贫困。结果呢？“一办红白事，回到脱贫前”。

对此，县里组织干部经常性深入群众，开展移风易俗宣传，教育引导百姓自觉摒弃陈规陋习。我们还召开座谈会、研讨会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指导各村制定村规民约，约束村民行为。我在昭觉时，定的彩礼上限是十万元，人去世杀牛，不能超过十头，现在这个规定更严了。同时，县里在每个村都建立了红白事宜理事会，有村干部，有扶贫干部，还有村民，大家一起组成这个理事会。一有红白事，第一时间介入，做一个合理的支出计划，帮他们节约开支，做思想工作，该劝说的劝说，该批评的批评。

接下来是“餐饮习俗革命”。我们彝族家里有客人来访时，为表达对客人的尊重，通常会杀猪宰羊，最尊贵的客人来了甚至要杀牛，这个习惯是在历史上养成的，在当时具有一定合理性，因为那时没有市场，买不到零售肉，只能杀牲，也没有冰箱，吃不完就分给亲戚邻居，这是熟人社会互助合作的关系。但是，到了现在，这个古老的风俗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，已经有市场了，如果还是不习惯去市场上买零称肉，还要杀整猪整羊，就是铺张浪费了。冰箱有了，肉可以保存，而且大家又不缺肉吃，你为啥子还要杀整猪整羊？这是漫长历史形成的一种习惯，需要引导、改革。

还有，我们彝族人爱吃坨坨肉，有大块吃肉的习惯，荤素却吃得少。这样的饮食习惯，荤素搭配不均，营养不均衡，对健康也不好，而且胃里净装肉，少了汤和菜的位置，花费会更多，也是一种浪费。脱贫攻坚这几年，外来的帮扶干部教大家炒菜，肉和菜炒在一块，好吃，省钱，还健康。佛山市、绵阳市当时对口帮扶我们，就经常组织彝族青壮年去参加厨师培训，学习炒、蒸、焗、焖、炖，这才知道菜还有这么多做法。学成归来，给乡亲们一做，

大家吃得津津有味。餐饮习惯就这样一点点地改过来了。

我们的第三项革命是“卫生习惯革命”。脱贫攻坚之前，因为条件有限，村里没有排污设备，污水、人畜的粪便都不能得到很好地处理，村庄的卫生状况往往比较差。牲畜散放，马牛羊猪早上放出去，吃了一天吃饱了，晚上回到村寨，一面走一面拉，拉得满地粪便。地面又没硬化，尿液和泥土混在一起，一下雨，更没法清理了，牲口在上面踩来踩去，道路卫生没法看，人根本无法下脚。村民生活这样的环境，无论是搞公共卫生还是个人卫生，成本都太高，所以过去有不少机关干部到农村被“同化”的例子。

脱贫攻坚为“卫生习惯革命”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。我们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，还引导百姓养成卫生习惯。帮扶干部下了不少功夫，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。全县推广了爱心驿站，后来发展成了小超市，里面都是捐赠的爱心物品。但是，村民不能免费拿，需要用积分换。积分从哪里来呢？在村委会外墙，贴一个“洁美家庭”评分表，屋子是否打扫干净、家具是否摆放整齐、该负责的公共区域是否清理等等。每一项都有积分，村民凭积分来超市兑换物品，有牙刷、牙膏、脸盆、毛巾、洗衣粉、肥皂、拖把等等，都是日用品。昭觉乡村都有这样的小超市，名字一样，基本格局也差不多，鼓励大家讲卫生、做好事。

“生活用能革命”也是和我们这边的生活习惯有关的。彝区海拔高，天气寒冷，又没有电，家家都有煮饭取暖的火塘。虽然千百年来都是这么过来的，但是这也带来几个问题。比如，家里面烟熏火燎，肯定会被熏得黑黢黢的。有的村民屋里用彩色篷布把墙面、屋顶遮挡住，要不然家里面全是黑的，看都看不清。

机关干部刚到村里帮扶时，还坚持经常洗头，但很快就发现，因为得不停地烤火，白天洗了晚上又会落一头灰，洗头根本没法坚持。此外，火塘还是一个吞噬森林的黑洞，那么大火塘，一天到晚都在烧，要取暖，又要煮饭，需要烧很多树木，会造成很大的环境问题。另外，烤火产生的气体，对人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，我们这里很多人肺不好，支气管炎是常见病。之前彝族农村人多的地方，咳嗽声此起彼伏。所以这个也是“鬼”，是直接损害人的健康的“鬼”。必须移风易俗，减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。我们搞了沼气、太阳能等清洁能源，推广了生物质炉、省柴灶，满足村民取暖做饭的需要，又方便，又干净卫生。

最后一项是“厕所革命”。大凉山腹地彝区原来基本上没有厕所，地广人稀，哪里都可以方便，方便完了就不管了，交给大自然处理。以前人口稀少的时候还没多大关系，后来人口多了，卫生状况就惹人恼火。过去，机关干部下乡，最大的尴尬就是上厕所，因为村里特别是自然村以及村民家里很多都没有厕所，只能跑到屋后的林子、田地里面解决。春天和夏天还好，树林和庄稼茂盛，有叶子遮挡，秋冬两季，庄稼收了，房前屋后光秃秃的，有时候必须跑到很远的地方方便。这样既麻烦，也很不卫生，但也没办法。那个时候，各个方面条件和观念都跟不上，老百姓认为外面有无限的草地和树林，没有必要修厕所，厕所那么臭。

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“厕所革命”，你都不知道我们要下多少功夫。给老百姓修好了厕所，他们会把它堵了，拿来做储藏室；如果不仔细查看，他们又会把它锁了，认为有异味，不用。有一位领导来昭觉时，听我讲了这些事情后，鼓励我说：“要慢慢来，其实我们沿海地区讲卫生的历史也不长，当年他们上海知青下乡时，刷牙漱口成了新闻，当地农民群众奔走相告：‘上海知青口吐白沫！’”

可以说，脱贫攻坚战是战斗，没有哪一件事是轻松的。只有亲身经历，你才理解总书记说的“要下一番绣花功夫”是怎么回事儿。

搬出大山进“府邸”

总书记说贫穷是“鬼”，要求我们在脱贫攻坚中为老百姓驱“鬼”。这不是简单地按照国家要求的指标去逐一完成，而是一个全方位推进的系统工程。我们在产业、教育、文化、医疗多个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，全力高成色完成脱贫任务。我就重点讲易地扶贫搬迁吧。

易地扶贫搬迁是脱贫攻坚的有效途径。昭觉是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一个县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把这件事情做好了，昭觉的脱贫攻坚就成功了一半。我们把它作为彻底改变彝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重大工程来抓。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，在实施之前做了充分论证，形成了“彻底搬、集中安、建漂亮、重配套、强治理”的工作思路。

首先是“彻底搬”。搬迁户之前居住的地方，要么地形险恶，出行难；要么在边远高寒地区，土地碎片化，很贫瘠，产出低，村民的收入主要靠外出打工，他们脱贫没有其他路子。要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，就得“彻底搬”，搬到县城或者镇上是最好的选择。就像总书记关心的“悬崖村”，村民生活在悬崖上，出行靠藤梯，这样的地方生存环境和条件太差，必须彻底搬出来。并且，搬出来之后，因为交通条件已经改善了，土地不会弃耕，他们可以“两头跑”回家种地，也可以进行托管、搞股份制或流转，土地依然是他们的生活保障之一。他们可以一边享受城里的现代生活，一边拥有农村土地的收益。

易地扶贫搬迁还得解决“集中安”的问题。彝族都是聚族而居，而且分布较为分散，这个地方几家，那个地方几十家。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与这种居住方式不无关系。比如，缺乏讲卫生的动力。有一句话叫，“梳妆打扮为哪般？”一个家族的人住在一起，女孩子讲卫生的动力都很小。聚族而居还会衍生出包办婚姻问题，因为居住在山里，青年很难有条件认识异性朋友，最多就是在山上放羊时候能见到，但是这个范围太有限了，有些不得包办婚姻等等。另外，分散安置，基础设施很难配套，给每一家人修路、架线，成本太高。因此，集中安置，打破熟人社会，势在必行。

“建漂亮”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安置点将乡土文化、彝族特色融入进去，除了功能好用以外，还要时尚、现代，特别是建在县城的搬迁移民小区，要和旅游、城镇化结合，成为一个亮点。当时我们请了同济大学、西南民族大学等设计了既现代又具有彝族风情的小区，把城镇的品位拉高了几个档次，还没有多花钱。“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乡村低收入者住宅项目”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。

“重配套”把易地扶贫搬迁和城镇化、旅游、产业、医疗、教育结合起来。绿化、路灯，这些配套设施都齐备，还要在附近修建学校，扩建医院。搬迁到这些配套好的地方之后，小孩可以接受更良好的教育，老人看病方便了。百姓住在城里、镇里，可以更好地融入二产和三产，这在理论上就是城镇化。他们这一代苦一点，但是下一代就会好起来。

在“强治理”方面，我们有很多创新，做好了易地扶贫搬迁“后半篇文章”。在小区管理这块，先博采众长，然后再结合昭觉实际创新实践。为改变自己也改变县里干部的观念，我带队到云南、贵州学习，还去了沿海地区考察，回来后再结合昭觉实际制定了方案，形成了一套思路。我们在县城安置的两万多人，都是从最边缘、最落后、最贫困的地方过来的，有些人一辈子没进过县城。让老百姓实现市民化，与现代社会接轨，必须加强安置点的治理。县上所有的干部都要沉下去，党总支包楼栋，支部包单元，干部包户，负责教会他们过现代民生活，包括教他们用家电、勤洗澡等。安置点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成为全国典型。

昭觉搬进县城的贫困人口，在四川省来说，是最多的。从2020年5月10日开始，全

县28个乡镇、92个边远地方的4569户、21693人，陆续搬进昭觉县城周边的新家——沐恩邨社区、昭美社区、轿顶山社区、南坪社区、伊乌社区。其中最大的是沐恩邨，安置了6744名搬迁群众，被打造成了景区。“沐恩邨”这个名字既保留了原地名的音，也赋予了新的内涵。大家觉得不生僻，有感情、有温度，还特别有时代感。后来，我们在教育、医疗、产业方面进行功能配套，让百姓能够稳得住，能致富。以悬崖村和沐恩邨社区为原型，展现四川省易地扶贫搬迁成效的沙盘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展出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集中搬进新居那几天，县上就像过春节一样热闹喜庆。施工期间，这些房子一直是封住的，很多县城里的老百姓也没有见过它的样子。五个安置点齐刷刷一起开放，呈现在大家眼前，老百姓都说太好了、太漂亮了。搬迁户们自然不用说有多高兴了。县城的“城里人”也蜂拥而来，就是图新鲜，看热闹。学校给学生们放假，让他们来看房子。那些远在沿海打工的年轻人，平常只有家中有婚丧大事才回来，这次专门请假赶回来看房子。人们穿着节日盛装，喜笑颜开，大街上就像过年一样。所有的搬迁户都很激动，几个安置点灯火通明，百姓们通宵难眠。直到深夜，还有干部入户教老百姓使用电器开关。

那几天，我也在安置点现场一直守着，为老百姓感到高兴。看到他们的新生活，我觉得干部曾经的辛苦很值得。大家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落实了总书记的指示，兑现了共产党对百姓的承诺。想着想着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

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

总书记了解凉山教育的实际情况，在三河村开座谈会的时候叮嘱我们，要抓好教育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

解放前，偌大的昭觉县只有贵族家办了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，有点像私塾，供自己家族的子女上学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纵向比，昭觉的教育是有了很大发展。但是，横向比，我们和其他地方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脱贫攻坚前，虽然昭觉名义上早就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，但是失学、辍学现象非常严重。即使到了2018年，在一次移位点名中，我们就查出全县失学、辍学孩子多达1万多名。再有就是教育教学质量差，升学率低。脱贫攻坚前，昭觉每年能考上二本以上的学生不到20人，这在大凉山腹地的几个贫困县还算是好的，我们有个邻县，2009年前有近十年没有考上一个本科，2009年考上两个二本，县长高兴地跑到学校去庆祝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。一是家长缺乏动力，他们看不到基础教育给孩子带来的“实惠”，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不高。二是教育资源不足，办学条件差，大班额情况突出，三个学生挤一张课桌、挤一张床的现象普遍；寄宿制覆盖率低，大量学生走读，每天上午10点到校，下午3点就放学，大量时间都浪费在路上，学时严重不足，教师量少质弱，师生比低。三是语言障碍突出，学生听不懂普通话，跟不上全国统一的人教版教材的节奏，大量学生因为成绩差而厌学。四是高中瓶颈突出，普高学位严重不足，使很多孩子止步初中，这些学生把彝族传统丢了，又没掌握现代知识，没法成为合格的劳动者。即便进入职高，也跟不上进度，因为初中毕业时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。升入了普高的，因为教学质量差，即使国家有少数民族加分政策，也难考上大学。

针对昭觉实际情况，我们制定了“抓两头，带中间”的思路。“两头”，一头是幼儿园，另一头是高中。这“两头”一头是基础，一头是出口，都是关键，必须抓好。我这里就重点讲讲“抓两头”。

2012年，我们开始探索“一村一幼”，规定所有幼儿上小学前必须上1年学前班，学习普通话，解决语言障碍。由于条件所限，我们当时借用民房和村支部活动室办学，借用小学教师来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，想办法解决困难。2015年，在四川省委、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“一村一幼”在凉山州全面铺开，彻底解决了弱鸟先飞的问题。依托“一村一幼”，

2018年5月27日，国务院扶贫办、教育部、四川省政府在昭觉县四开乡启动了“学前学会普通话”行动。这个行动是国家聚焦深度贫困地区，帮助凉山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措施，让孩子在学前学会普通话，为将来的学习打下语言基础。

“一村一幼”开展10多年了，成效已经显现。2021年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中，有8位彝族孩子在国家体育场，代表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领唱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表达了对党的感恩之情。2023年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，有6名彝族孩子演唱《国旗国旗真美丽》，其中就有三河村的吉好有果，这些孩子都来自昭觉农村，都是经过学前教育和幼儿教育出来的，之前他们一句普通话都不懂。如果没有脱贫攻坚，这些孩子可能失学辍学，在山上放羊，即使进了学校，如果没有幼儿教育基础，也不可能有如出色表现，走上这么大的舞台。

“抓两头”的另一头是高中。我们在县城增加了一所高完中，扩建了两所，使县城的中学达到7所，初中全部集中在县城，采取寄宿制，脱贫攻坚中，昭觉县城修了10所学校，累计学位达到5万多个，大班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。我们制定了激励政策，鼓励成绩优秀的学生对口支援的兄弟省市去上学，昭觉本地的中学就集中力量培养基础较差的学生，让差生尽量变优生。我们还扩大招生规模，最大限度地吸收初中毕业生上高中，使他们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。

经过脱贫攻坚，昭觉的教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曾经是“瓶颈”的高中升学率能达到90%以上，昭觉现在每年近400人考上二本以上的大专，升学率是脱贫攻坚前的十几倍。十年前没有人考上过本科的邻县的教育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两年先后有两名女生考上了北大和清华。特别是通过加强艺体教育，让很多孩子有了更多选择，可以多元发展。凉山腹地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人才辈出，许多孩子在省级、国家级，甚至在国际上，获得冠军，捧回金奖，被赞誉“凉山现象”。教育教学质量和升学率的提高，使家长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升学季，家长们谈论最多的，就是谁家的孩子学习怎么样，考上了什么学校。教育的发展带来一系列成效，彝族百姓的文化水平提高了，劳动能力增强了，整个彝区发展有了后劲。

铲除两只“拦路虎”

毒品和艾滋病是阻碍百姓脱贫致富的两只“拦路虎”。这两样，沾上一样，日子能过好吗？所以，禁毒、防艾也是我们脱贫攻坚要抓的两件大事。

先说禁毒。凉山在历史上曾是罂粟种植重灾区，是全国受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，也是全国禁毒工作的主战场之一。一人吸毒，全家都会遭殃。毒害不除，贫困就会不断加剧，直接影响全凉山州、全四川省，甚至全国脱贫攻坚的胜利，必须采取“超强超常”的方式禁毒。在国家层面，2018年以来，国家禁毒办、公安部为凉山量身定制“川01”禁毒专项行动工作机制，形成了全国联动治理凉山籍外流人员涉毒违法犯罪问题的大格局。在省级层面，四川省委、省政府采取“省州一体、省州共治”，大量政策、经费、人员向凉山倾斜，省综治帮扶队5700人下沉一线，951人专司禁毒，省公安厅连续6年选派“百警禁毒援凉”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毒品治理体系。

凉山州委州政府、昭觉县县委县政府把禁毒工作作为重要工程来抓，不断总结经验，创新手段，探索出一条毒品治理的路子。比如，州里搞了绿色家园的试点，建了一个集社区康复戒毒、就业安置为一体的超大型综合戒毒康复场所，把全州强戒出所吸毒人员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吸毒人员集中到这里，一方面继续巩固戒毒成效，一方面安置就业。绿色家园既弥补了戒毒所一到时间就得放人，但是人放出去却很难脱瘾、复吸率高的不足，也弥补了纯粹社区戒毒管理成本高、复吸风险大的不足，还解决了吸毒人员社会就业难问题。这个办法很管用，绝大多数吸毒人员通过绿色家园真正实现了三年戒断未复吸，困扰凉山的吸毒人员基数大、戒毒难问题因此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。昭觉县开展了禁毒攻坚三年行动计划，出台了“昭觉禁毒二十条”，构建起了从宣传教育到打击处理全过程闭环管理的体系，实现了毒品形势的根本好转。2020年10月，全国禁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暨禁毒扶贫工作会议在凉山召开，昭觉摘掉了戴在头上十几年的全国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县的帽子，禁毒工作得到了国家禁毒委的高度肯定。

（下转4版）